

評 Karen Armstrong 之 《血田：暴力的歷史與宗教》 (*Field of Blood: Religion and the History of Violence*)*

陳 咨 仰**

2001 年 9 月 11 日，Usamah bin Ladin 領導的蓋達組織 al-Qa'idah，發動震撼世界的恐怖攻擊。歐美國家雖致力於瓦解恐怖組織，但相關的恐怖活動仍持續不斷。穆斯林恐怖組織份子常引用《古蘭經》合理化自身的行為，認為伊斯蘭世界應該執行「Jihad」¹ 反擊西方霸權的入侵。在西方媒體的傳播下，許多社會大眾更進一步認為相關的暴力行動來自於一神宗教² 的教義，認為宗教等同於暴力。對此知識菁英與宗教人士就「宗教乃暴力」的議題有許多的爭論。

「宗教乃暴力」的觀念，可能源自歐美現代化過程當中所產生世俗主義者與宗教信仰者之間的衝突。一些世俗主義者（主要是信奉科學主義與理性主義的知識菁英）對宗教人（religious men）有強烈的不信任與批判，激進的宗教信仰者也因此加以反擊。長達四百年的世俗與宗教之爭，到了二十世紀更加激化，一神宗教的「基本教義主義」（fundamentalism）開始興起，抵抗世俗主義思想的橫流。³ 在兩者角力過程中，發生許多文化與政治的暴力衝突。這樣的衝突持續到了二十一世紀初，部分知識菁英主張以科學理性來驗證宗教，並取代之。這股高舉科學理性來否定宗教

* 凱倫·阿姆斯壯 (Karen Armstrong) 著，林宏濤譯，《血田：暴力的歷史與宗教》（臺北：如果出版社，2016）。原文版為 2014 年出版。

**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¹ 「Jihad」一詞，西方媒體多翻譯為「聖戰」。但其阿拉伯原文為「奮鬥」之意，強調穆斯林為其信仰去奮戰。

² 一神宗教信仰獨一創造主，否定其他神，泛指猶太教、基督宗教、伊斯蘭，即亞伯拉罕信仰（Abrahamic faith）。

³ 關於基本教義主義的興起，凱倫·阿姆斯壯撰寫了《為神而戰》，深入討論基本教義主義的發展與思想，分析其興起乃對主流文化的不信任與恐懼，並引發激烈的行動。世俗主義政府與群眾對基本教義主義團體的打壓，強化了其攻擊性。作者認為兩陣營互不寬容的行為，也使得局面更加的緊繃。參考：凱倫·阿姆斯壯著，王國璋譯，《為神而戰——基本教義派的起源與發展》（*The Battle for God: Fundamentalism in Judaism, Christianity and Islam*）（臺北：圓神出版社，2003）。原文版為 2000 年時出版。

的論述，亦稱為「新無神論」(neo-atheism)。⁴ 新無神論主義者認定「宗教乃暴力」，並進一步提倡人類不需要宗教。新無神論的爭論是冷戰之後最大規模的反宗教運動。此爭論在出版界與網路媒體推波助瀾下，不再限於知識菁英圈內的討論，而是外擴到社會大眾。並且借由網路媒體的傳播，流傳向歐美之外的地區。在這思潮下，英國宗教研究學者的凱倫·阿姆斯壯在《血田：暴力的歷史與宗教》(後文簡稱《血田》)一書，⁵ 針對「宗教乃暴力論」的相關論點進行回應。

《血田》藉由整理分析人類文明的發展脈絡，討論暴力與宗教的關係，以反駁「宗教乃暴力」的論點。對此，宗教界一般反對「宗教乃暴力」論，認為宗教教義受到暴力份子的誤用；但是不信者，恆不信之，反映此議題的複雜性。支持「宗教乃暴力」論者，則會列舉與宗教有關的暴力事件，認定宗教的本質是暴力的。凱倫·阿姆斯壯嘗試跳脫「宗教是否等於暴力」的框架，在《血田》中把焦點置於「暴力」，並從人類文明的歷史脈絡，進一步分析暴力與宗教之間的關聯性，以讓社會大眾省思暴力本質的問題，而非將宗教作為替罪羔羊。

本書的內容依時間軸分為三部，總共十三章。第一部為「起初……」，時間從人類文明的起源到以色列國的滅亡。第二部為「維持和平」，時間從耶穌的傳道至

⁴ 新無神論 (neo-atheism) 一調源於英國作家 Gary Wolf 在 2006 年，於雜誌 *Wired* (連線) 撰文時所用的名詞。至於傳統無神論與新無神論的不同，華裔芬蘭宗教學者 Paulos Huang 認為有以下六點的差異：一、傳統無神論的著作銷量很少，但新無神論的銷量甚高。二、傳統無神論以享樂與平靜為名反對宗教，新無神論單純站在自然科學與邏輯推理的立場來批判宗教。三、傳統無神論尊重科學與宗教兩者互不干涉，但新無神論完全否定這道界限。四、傳統無神論對於宗教不一定有憤怒的情緒，新無神論對宗教則有強烈的憤怒情緒。五、傳統無神論不一定會攻擊宗教信仰者，新無神論有強烈的攻擊性並壓迫他人的信仰。六、部分傳統無神論者會將無信仰視為人類精神的災難，而新無神論將除去宗教視為絕對的好事。參考黃保羅，〈西方新無神論運動及其對漢語學界的意義〉，《學術月刊》，第 12 期 (2011)，頁 30-34。

⁵ 凱倫·阿姆斯壯成長於天主教背景的家庭。基於對信仰的困惑與追求，十七歲時成為修女，在七年後還俗就讀英國牛津大學。如此的成長背景使她專注於宗教學的研究，相關著作有二十多本，國際上頗負盛名，在台灣國內也有相關的譯作。對於宗教與暴力之間的問題，其 2000 年的著作《為神而戰——基本教義派的起源與發展》，深入分析十九、二十世紀「宗教乃暴力」的議題。不過從 2000 年至今，這方面的問題依然發展中。為此在 2014 年出版了《血田》，更進一步討論宗教與暴力之間的關係。《血田》將近一半的內容是濃縮整合凱倫·阿姆斯壯之前的著作。第一部的內容來自於《大蛻變》，第二部來自於《穆罕默德：先知的傳記》、《伊斯蘭》，第三部來自於《為神而戰》。因此要完全瞭解凱倫在《血田》中的思維，需要對她之前的作品有一定的認識，特別是《為神而戰》。參考凱倫·阿姆斯壯著，林宏濤、陳信宏譯，《大蛻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臺北：商周出版社，2010)。原文版為 2006 年出版。凱倫·阿姆斯壯著，王瓊淑譯，《穆罕默德：先知的傳記》(Muhammad: A Biography of the Prophet) (臺北：究竟出版社，2001)。原文版為 1992 年出版。凱倫·阿姆斯壯著，林宗憲譯，《伊斯蘭》(Islam) (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3)。原文版為 2000 年出版。凱倫·阿姆斯壯著，王國璋譯，《為神而戰——基本教義派的起源與發展》。

十字軍東征。第三部乃「近代世界」，時間從地理大發現到現今恐怖活動。⁶ 從書本架構可以看出，作者試圖綜合人類歷史發展來討論暴力與宗教之間的關係，以及宗教在當中所扮演的角色與機能。

「血田」一詞，出自於《聖經·新約》《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中的經文。⁷ 故事源於猶大出賣耶穌後，見耶穌被定死罪，後悔害死無辜的人而上吊自殺。猶太祭司用猶大出賣耶穌的銀子，買一塊田要安葬外鄉人。由於猶大自殺吊死，銀子沾染了人命稱為「血價」，所購之田稱為「血田」。不過本書的「血田」一詞與猶大無關，而是引申自《聖經·舊約》該隱殺害亞伯的故事。該隱為兄長，是農夫；亞伯為弟，是牧人。作者以該隱殺亞伯一事，象徵農業民族暴力對待游牧民族作為全書的楔子，意謂著「暴力」是從人類原始社會就已經存在。

第一部的主軸在於探討人類建立文明的過程中暴力所扮演的角色。人類群體初始是部族社會，以漁獵和游牧為主。在自然資產的限制下，人類的生存相當艱困。隨著農業技術的成熟，提供大量的糧食，漸漸形成了社會階級。在平民的耕種下，統治精英可以不從事農事，而發展出更高度的文化與城市文明；但是城市文明的出現卻是建立在平民順從統治者的軌道。若平民不願從事農作，城市文明就可能崩潰。為了讓平民順從，統治精英就用暴力鎮壓，使城市文明得以維持。文明的建立需要暴力，但是過度的暴力也會使文明毀滅，為此宗教菁英則嘗試去制約暴力。阿姆斯特壯認為，宗教的神話故事與經典中往往留下了暴力故事，一方面稱讚英雄建立了秩序，另一方面透露出在暴力中英雄心境的兩難；宗教菁英則藉由對暴力故事的詮釋，嘗試約束暴力避免失控。⁸

隨著人類歷史推展，基督宗教與伊斯蘭的建立，改變了宗教與政治之間的關係。而宗教轉型的過程，以及如何受統治與宗教菁英的濫用，則是第二部的焦點。部分

⁶ 《血田》的章節名稱如下：(1) 農夫和牧羊人、(2) 印度：正道、(3) 中國：士與君子、(4) 希伯來人的兩難、(5) 耶穌：不屬世界？(6) 拜占庭：帝國的悲劇、(7) 穆斯林的兩難、(8) 十字軍運動和聖戰、(9) 「宗教」的興起、(10) 俗世的勝利、(11) 宗教的反擊、(12) 神聖的恐怖行動、(13) 全球聖戰。

⁷ 本文使用的《聖經》版本為國語和合本，亦是現今臺灣教會主要使用的版本。

⁸ 阿姆斯特壯在第一部的章節中，提出一些例子表示宗教如何去約束政治暴力。例如西亞的宗教儀式當中，統治者在儀式中強調自己的罪過，並對神起誓不亂用祂的權柄。以色列的英雄大衛王，雖然對外征伐無數，擴展王國疆界，也因手染無辜人之血，被禁止建造敬神的聖殿。

宗教人士見基層人民的犧牲，不再滿足於「妥協」的慈悲，希望建立更無暴力信仰。為此耶穌與穆罕默德，先後發動了基層的宗教改革運動，希望讓宗教更加貼近於基層人民，而非只站在統治菁英的立場。在經過與政治菁英的對抗之後，兩宗教取得了政治影響力，並與政治體制結合。這使得宗教當中的教義爭議不再是宗教內部的事情，而是會牽涉到政治權力的變遷，因此宗教與政治菁英為了鞏固自身地位而相互利用。十字軍東征的出現，可說是政教關係糾結不清下的產物。⁹ 在宗教與政治菁英互相利用的過程中，政治菁英的力量逐漸強大，宗教逐漸失去對政治權力的控制。

到了十五、十六世紀時，歐洲進入了「現代社會」(modern society) 階段。在啟蒙運動、科學革命、宗教改革、工業革命之後，「宗教」漸漸從政治領域退到了私人領域，世俗主義思想興起。探討暴力與宗教在世俗主義中的發展與關係，則是第三部的焦點。隨著歐陸文明的擴張與侵略，世俗主義的思想，衝擊了尚處在農業文明的伊斯蘭世界。伊斯蘭世界所接觸到的現代歐陸文明，通常是工商業的殖民掠奪，其科學與理性主義亦否定了伊斯蘭的價值觀。這些因素造成了伊斯蘭世界對西方的現代化產生強烈的反彈情緒以及民族仇恨。在仇恨中，恐怖份子遂將《古蘭經》經文斷章取義，合理化自身的暴力行為。另一方面，歐美介入中東戰爭時，也片面地解釋引用聖經，認為這是對抗邪惡勢力，拯救中東人民的聖戰，合理化了自己的暴力。

總而言之，阿姆斯壯在書中表示文明的建立往往透過暴力，這是人類歷史的矛盾。面對這種矛盾，宗教經典保留了暴力的元素，並從中試圖找尋平衡點，以約束暴力。然而，當宗教信仰者受到外力的傷害時，仇恨之心會片面解讀經典中的「暴力」內容，並神聖化報復的行為，彼此揮出復仇之劍。現今的文明看似和平，很少流血，但是經濟的掠奪依然存在，並否定不同文化的價值觀，暴力依然存在。她最後語重心長的表示，在文明地區的人們，不應對戰爭之下的受害者無感，因他們正

⁹ 社會大眾大多認為「十字軍東征」是由宗教主導。但從《血田》的論述中，「十字軍東征」的成形與政治權力鬥爭有一定的關聯性。羅馬教庭發動收復耶路撒冷的「聖戰」，很大的動機在於與東正教會爭奪正統性。東正教會基於削弱伊斯蘭的壓力的考量，暫時協助「十字軍東征」。對歐洲貴族諸侯而言，十字軍的東征並無太大利益，但基層民眾與下級貴族的情緒被點燃，為了鞏固自身的政治權威，需要參與十字軍的東征。「十字軍東征」發展至此，已捲入世俗權力的鬥爭，非純粹的宗教對抗。

是文明體制暴力的犧牲者。

《血田》一書主要在探討一神信仰中的暴力問題。一神宗教的文獻皆記載了戰爭與殺戮，這也是反宗教人士加以抨擊之處。對此，信仰者的回應主要有三點：一是批評反宗教者的斷章取義，沒有瞭解文本的背景與主體；二是替暴力行為辯護，合理化自身的立場；三是主張暴力行為需要進一步的詮釋。

關於「斷章取義」的問題，很大的原因在於批評者或是信仰者皆不瞭解宗教經典。例如基督教在《聖經》中記載許多暴力的事件，以及對不信者的詛咒。¹⁰ 伊斯蘭《古蘭經》亦有暴力和殺戮有關的經文，彷彿伊斯蘭鼓吹暴力。然而如果有伊斯蘭經學涵養則會有不同的詮釋。¹¹ 雖然宗教經典記載了許多與暴力有關的事件，但其旨在於陳述人類社會的確存在暴力，人在面對暴力時的不堪與痛苦；而如何在神的引導之下，去超越暴力才是教義的重心。¹²

雖然有「斷章取義」的問題，一神宗教經典內容與暴力有所關聯是客觀的事實。對此，傳統宗教信仰者大多會為這些暴力行為辯護，其主要論點是批評反對者「斷章取義」，沒有瞭解文獻的脈絡與歷史的情境。¹³ 即使有信仰者合理化暴力的行為，也認為這不是常態，並且是出自於不得已。雖然暴力行為有其時代背景的無奈，但

¹⁰ 《創世記》記載兄殺弟，以及雅各之子用詭計殺害別的民族。《士師記》提到女子被強暴至死。這些暴力行為的記載並不表示《聖經》認同之，它只是表達人的罪性和暴力行為。或是《詩篇》中的咒詛詩，藉之希望上帝懲罰敵人。不瞭解者會認為，基督教信仰是殘酷的。但《詩篇》的主旨是人向上帝訴說情緒，這些殘酷的語句，只是在表達人內心的悲痛。有關《聖經》的解經書籍，坊間出版物頗多。香港海天書樓所出版《中文聖經啟導本》，其觀點反映傳統基督教派的看法。參考中文聖經啟導本編輯委員會編，《中文聖經啟導本》（香港：海天書樓，2000）。

¹¹ 以下列舉攻擊伊斯蘭信仰者，可能會列舉的經文。「我要把恐怖投在不信道的人的心中，故你們當斬他們的首級，斷他們的指頭。」（《古蘭經》8：12）「當禁月逝去的時候，你們在哪裡發現以物配主者，就在那裡殺戮他們，俘虜他們，圍攻他們，在各個要隘偵候他們。」（《古蘭經》9：5）「戰爭已成為你們（穆斯林）的定制，而戰爭是你們所厭惡的。」（《古蘭經》2：216）反對伊斯蘭者所列舉的經文更多，其批評與觀點可以從相關網站搜尋。而關於《古蘭經》脈絡解釋的問題，可參考林長寬、邱卜恪，〈古蘭經之伊斯蘭和平觀初探〉，《宗教哲學》，第42期（2007），頁13-25。

¹² 參考魏明德，〈暴力與聖經〉，《神學論集》，第106期（1995），頁509-523。

¹³ 基督教方面，在《聖經》的記載，如《申命記》、《約書亞記》都有將迦南人完全滅絕（Harem）的經節。保守派的解經，會認為迦南地的人已經惡貫滿盈。上帝雖然給他們時間悔改，但並沒有回應上帝。而且迦南地已經有嚴重的傳染病，為了避免以色列人沾染敗壞的風俗與傳染病，必需要滅絕迦南人。伊斯蘭方面，穆罕默德在建立伊斯蘭時，為了保衛住麥地那，也下了非常的手段，即是處決通敵的猶太部族。對此，辯護方（例如歐洲伊斯蘭學術界的代表人物 Tariq Ramadan）認為穆罕默德平時都相當仁慈，對敵人大赦，不殺害降虜。然而敵人並不領情，甚至認為穆罕默德軟弱可欺。直到穆罕默德下了非常的手段，麥地那才轉危為安。參考：中文聖經啟導本編輯委員會編，《中文聖經啟導本》，頁350。Tariq Ramadan 著、蔣敬譯，《使者—先知穆聖生平事蹟及現實意義》（香港：伊斯蘭文化協會，2014），頁260-264。原文版為2007年出版。

在講求人道的現代社會，文獻中的暴力行為也是讓人不安。為此，部分信仰者也嘗試對這些暴力行為進行「再詮釋」。整體而言，大部分基督宗教徒與穆斯林認為不可以作字面解讀，直接套用在現在社會，並把經文的重心從「暴力殺戮」(戰爭)轉移到落實上帝／真主對信仰者品德的要求。¹⁴


綜合上述信仰者的立論，有三點的特色。首先是認為真神信仰的本質不是暴力。真神的本質是反對暴力，並且賜下律法來約束暴力。其次是暴力有歷史背景上的無奈，必需要使用武力。使用武力不是常態，而且也有律法加以限制。最後信仰者也批評「斷章取義」的問題，認為不可以完全按照字面上的意思，來遵守神的教誨。

身為靈智主義者 (gnostic) 的凱倫·阿姆斯壯是否定「宗教乃暴力」的。然而，她的觀點與論證方法與信仰者有四方面的差別。首先，有信仰者是以信仰與宗教為出發點，來思考宗教與暴力的問題；而《血田》跳脫宗教的本位來思考相關問題。其次，信仰者大致上會否定教義與經典認同暴力。但是《血田》的論述，認為宗教與暴力之間是有一定程度的關係。雖然在教義與精神上，宗教不認同暴力，但宗教團體的確有使用暴力並與統治階層達成共識。第三，有部分的信仰者也認為經典有再詮釋的需要，但詮釋的焦點還是與神有關聯。而《血田》則試著把「神」的元素去除，從歷史與文獻脈絡分析重新詮釋宗教與暴力的關係。最後，《血田》討論宗教與暴力的關係並不局限於宗教經典的詮釋或針對特定事件討論，而是從人類歷史發展來看暴力問題，並不限於宗教與暴力的關係。《血田》最後認為人類文明的建立與維持，暴力扮演一定的角色。即使沒有了宗教，暴力依然存在於人類文明發展中。

《血田》討論暴力與宗教的關係，跳脫了「宗教」的框架，而從「人類文明」的視野來探討問題，不會陷入宗教是否等同暴力，二分法的泥沼中。不過有二點可能是該書有待商榷的部分。第一點是關於宗教經典詮釋的問題。凱倫·阿姆斯壯

¹⁴ 基督宗教最大的挑戰在於攻伐迦南地時的記載。為此基督宗教界有相當多的討論與解讀。在伊斯蘭方面，最主要的爭議點在於「Jihad」的詮釋。部分極端伊斯蘭主義者將其視為「為了神的戰爭」；但主流的認知是遵從古典的詮釋，主張「Jihad」是「奮鬥」。「Jihad」中關於爭戰的教義被視為「小 Jihad」；而堅持真主的教誨則被視為是「大 Jihad」，更值得稱讚。相關綜合性的探討，在天主教方面可參考廖湧祥，〈申命記中的聖戰〉，《神學論集》，第 83 期（1990），頁 15-39。基督教方面可參考劉光啟，〈書評：基督信仰的倫理難題：舊約聖經中所謂的「聖戰」(Holy war in the Bible: Christian morality and an Old testament Problem)〉，《中台神學論集》，第 4 期（2013），頁 264-279。伊斯蘭方面可參考林長寬、邱卜恪，〈古蘭經之伊斯蘭和平觀初探〉，《宗教哲學》，第 42 期（2007），頁 13-25。

的一些觀點其實與宗教內部人士的觀點是有出入的。¹⁵ 當然《血田》的焦點並非是在闡述教義，故對宗教經典的解讀有不同的思考角度。以該隱殺害亞伯的故事而言，基督宗教的解釋集中在人的罪性，正因為人被罪惡所控制，才會發生殺戮。《血田》援用學界的詮釋，視命案為農業文明與游牧文明的衝突，這與教義發展脈絡有很大差異。使用不同角度詮釋，有可能偏離經典原意。但只限於宗教內部的詮釋，沒有外部的學術分析，也可能會錯失經典的其他的意義。如何顧及宗教內部的詮釋，還有運用外部的分析，這是宗教信仰者和宗教研究學者需要思考的難題。

第二個可惜之處，在於對非一神宗教的論述不足。《血田》的主旨企圖廣泛地討論人類文明中暴力與宗教的關係，然而篇幅集中在一神信仰，歷史的重心只論及歐洲與中東世界；但對於人類文明非一神信仰的地區，則欠缺深入的討論。《血田》在第一部中討論到中國，表示中國不是宗教立國的文明，但仍然與暴力有關。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文明與歐陸文明的發展有很大的差異，若加以比較更能突顯暴力的問題，可惜並沒有更進一步的討論。在東亞地區，雖然宗教沒有支配國家，但許多的戰爭與動亂仍然與宗教有關。即使是被人誤認為與宗教暴力絕緣的佛教，在東亞文明暴力事件中，仍可見到其與暴力關係。¹⁶ 當然人類的文明與宗教關係十分複雜，要全部熟悉並作統合性的論述是相當不易之事。《血田》將人類文明與一神教信仰，作個整合性的論述仍是值得肯定之舉。 

¹⁵ 以《血田》第四章為例。作者引用《以賽亞書》，認為《以賽亞書》中所預言的彌賽亞，就是波斯王大流士。作者再由此解釋說明猶太人對波斯人有好感，以及《聖經》多次表示上帝將天下的權力交給波斯人，認定這就是彌賽亞為大流士的證據。然而在基督宗教的傳統解釋中，認為彌賽亞會是大衛王的後裔，此觀點也有許多《聖經》經文支持之。其次，基督宗教的詮釋，會認為上帝將天下的權力交給波斯人，表示上帝仍然偉大，猶太人的失敗並不是上帝的失敗。最後從《聖經·舊約》的《以斯拉記》、《尼希米記》、《以斯帖記》，猶太人對波斯人有一定的好感，但也害怕波斯人的武力。《血田》無需舉《以賽亞書》的預言，仍可證明猶太人對波斯人有矛盾情結。另外《聖經·舊約》中對於大衛王的記載，一方面是兇殘的，另一方面又是仁慈的。《血田》將其引伸為猶太教中溫和派與激進派，在教義認知上發生矛盾。但在基督宗教會的詮釋裡，這顯示人類內在的罪性需要上帝的救贖，在教義上是沒有矛盾的。參考中文聖經啟導本編輯委員會編，《中文聖經啟導本》，頁484-486、991-993。

¹⁶ 關於佛教的宗教暴力之分析，參考劉宇光，〈佛教宗教暴力：問題意識、案例與研究回顧〉，《臺大佛學研究》，第21期（2011），頁83-174。

陳咨仰／評 Karen Armstrong 之《血田：暴力的歷史與宗教》
(Field of Blood : Religion and the History of Violence)

徵引書目

A. 專書

中文聖經啟導本編輯委員會編，《中文聖經啟導本》，香港：海天書樓，1989 初版，2000 第 10 版。

凱倫·阿姆斯壯著 (Karen Armstrong)，王瓊淑譯，《穆罕默德：先知的傳記》(*Muhammad: A Biography of the Prophet*)，臺北：究竟出版社，2001。

凱倫·阿姆斯壯著，王國璋譯，《為神而戰——基本教義派的起源與發展》(*The Battle for God: Fundamentalism in Judaism, Christianity and Islam*)，臺北：圓神出版社，2003。

凱倫·阿姆斯壯著，林宏濤、陳信宏譯，《大蛻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臺北：商周出版社，2010。

凱倫·阿姆斯壯著，林宏濤譯，《血田：暴力的歷史與宗教》(*Field of Blood: Religion and the History of Violence*)，臺北：如果出版社，2016。

凱倫·阿姆斯壯著，林宗憲譯，《伊斯蘭》(*Islam*)，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3。

塔里格·拉瑪丹 (Tariq Ramadan) 著，蔣敬譯，《使者——先知穆聖生平事蹟及現實意義》(*In the Footsteps of the Prophet: Lesson from the Life of Muhammad*)，香港：伊斯蘭文化協會，2014。

B. 期刊論文

林長寬、邱卜恪，〈古蘭經之伊斯蘭和平觀初探〉，《宗教哲學》，42 期（2007），頁 13-25。

黃保羅，〈西方新無神論運動及其對漢語學界的意義〉，《學術月刊》，2011 年 12 期（2011），頁 29-38。

廖湧祥，〈申命記中的聖戰〉，《神學論集》，83 期（1990），頁 15-39。

劉光啟，〈書評：基督信仰的倫理難題：舊約聖經中所謂的「聖戰」(*Holy war in the Bible: Christian morality and an Old testament Problem*)〉，《中台神學論集》，4 期（2013），頁 264-279。

劉宇光，〈佛教宗教暴力：問題意識、案例與研究回顧〉，《臺大佛學研究》，第二十一期（2011），頁 83-174。

魏明德，〈暴力與聖經〉，《神學論集》，106 期（1995），頁 509-523。

（責任編輯：張偉恩）